四庫全書

子部

鹽鐵論卷九

漢 桓寛 撰

明 張之象 註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去聲史曰先王之道軼音益人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音扶稱上聖之高行去聲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秦族訓曰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

者不可以為道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音冥螣音特不生天下安樂音洛盜賊不起流人還音旋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

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去聲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去聲道不遠也徐幹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

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音扶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漢武帝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川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去聲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于天下召陵之會予上聲之為主春秋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羊傳曰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

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要略曰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郭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人間訓曰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傳曰子上聲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去聲積而成君子雜篇曰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海合小而為大建本篇曰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貴德篇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

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修其業安其性則螟音冥蟘音特今文作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歛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傳曰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

時以養外無曠夫内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其寒暑萬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又曰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于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若今則繇（音遥）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音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

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賈捐之曰孝武皇帝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北卻匈奴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是皆闢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螟音冥蟘音特今文作螣生而水旱起爾雅曰蟲食苗心者曰螟食苗葉者曰蟘京房

易傳曰婁惡生孽蟲食苗心德無節蟲食葉顓事有知誅罰絶理厥災水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若此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傳曰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恠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黨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甞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别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主術訓曰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而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

別白黑與人之異夫音扶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逄須芭

堯舜之德烏獲秦武王之力士舉龍文鼎者逄須古本作逄蒙夏太康時人學射於羿者也荀子淮南子及王褒頌又作逄門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

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卑而

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恥之矣

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

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逄須也古作逄蒙

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

然載施其行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耻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為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孫楚曰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跗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公卿誠能自强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撓音撓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

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為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

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音洛）歲不盜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斂不過十一（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也）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

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禮義乎主術訓曰夫風疾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勢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計君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而欲用之如鞭蹏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春秋曰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也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

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力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衛靈公當隆冬興眾穿池宛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

雜事篇曰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

曰不然宛春曾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王褒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

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粱肉者難為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音扶高堂邃音遂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廇音溜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音脊犢

音讀者之寠也高枕談卧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音債與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紈躡韋搏粱嚙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粝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音辛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音抗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難也同床旃音氊廗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舩音船登高絶流者之難也衣去聲輕暖被音披英裘處溫室戴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音向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顦音憔顇音悴匹婦之悲

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箠推上聲楚之痛者也坐旃音邅茵之上披圖籍之言若易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音閭芀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音絮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音旋彼獨非人子耶公孫鞅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音鐸所好去聲惡音汚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

大王好色内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為之死民樂為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音秋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音委以鹽鐵而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榷音角酤關内鐵官奏可賢良曰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去聲御史

擊之第四十二

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

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絶三方之難去聲撫從方國以為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壤界獸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紿音怠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内解必為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廪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何如

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算車船以訾音紫助邊漢武紀曰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也贖罪告緡音民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音疲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漢武紀曰天漢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讁及勇敢士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夫音扶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蔡邕曰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

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畧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强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具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税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疑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王不行也

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音疲於籠臿音察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呂氏春秋曰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陲音垂之役語曰見機不遂

者隕音允功一日違敵累世為患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揚雄曰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休勞用供因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音汙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音扶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

文學曰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三略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間音諫齊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

逡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强秦大楚乗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燕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强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

指武篇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若不恤人之急

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音蟬）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懐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勲粲然著於海内藏於紀府何命亡十獲一乎

漢武紀曰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

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嚴尤曰漢武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匈奴創艾而天下稱武

夫音扶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知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以觀成不可以圖始此有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覩公孫鞅曰有高世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固見敖於民故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

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綴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

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即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易澹古贍字民安樂音洛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稸縣官餘貨

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韓安國曰高皇帝嘗圍于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親至今為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當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兩主之進足以為效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音挽輦而澹古贍字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音朔為蠻貊

所給（音怠）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仗劒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梟散（梟散流離也關西人謂梟曰流離故云梟散）况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音扶）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音伸）長城反賂遺而尚踞敖（音傲）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一作必）怒也（匈奴傳曰太初四年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征和四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蘖酒萬石稷米五十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

不相盜矣

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本經訓曰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語曰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以大御小者王去聲以彊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衆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濄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剄而投之濄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

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繆稱訓曰戎狄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

秦攝利銜以御宇內執修箠推上聲以笞音痴八極驂服以罷音疲而鞭箠愈加故有傾銜遺箠推上聲之變士民非不衆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為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劒而取天下也

司馬遷曰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襄稍嚴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囏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

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于五伯閭閻偪於戎狄響應曆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緣一卹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成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夫音扶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愁焉

大夫曰伯翳音意之始封秦地為七十里穆公開伯音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司馬遷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

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軒轅戰涿音卓鹿殺兩暤音驛蚩音癡尤而為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為王黃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魚龍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為殄滅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而止遂殺蚩尤推謀篇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其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

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馬武王伐紂過遂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啻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希寫曰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羇於王門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去聲也當世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强東滅朝鮮西定冉駹音尨南夷傳曰自筰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顔師

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南擒百越北挫强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音癡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去聲避害以為黎民遠慮劉歆曰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漠北四陲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卻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音疲極而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去聲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賈山曰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詩云雍雍鳴鳱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去聲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黃歇曰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

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瑶於鑿臺之上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賈生曰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也

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

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蔡澤曰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去聲而為諸侯宗周室修禮長音掌文然國翦弱不

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絶祀頼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頴川號周子男君古本作周子南君漢武紀曰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祭地兾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顔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也秦既并天下東絶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卻胡狄西畧氐羌立帝號朝音潮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音潮力寡則朝音潮於人矣

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極而朝音潮海内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紀曰始皇三十三年發諸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司馬貞曰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晉灼曰走者陸梁而跳也秦楚三晉號萬乘去聲不務積德而負相侵搆兵爭强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萴之充腸也廣雅曰附子一歲曰萴子二歲烏喙三歲附子四歲烏頭五歲天雄蘇秦為燕說齊王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强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强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强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音扶禮讓為

國者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音潮）人也

嚴安

曰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强凌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强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車馳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意廣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

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進不可勝載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

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音扶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憯音慘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内國害昔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匈奴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豳人悉從

亶父而邑焉作周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救周伐戎至岐周襄王時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于衛侵盜尤甚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廼興師伐戎翟當是時秦晉為强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西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諸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其後千有餘歲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今匈奴

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去聲）其苦獨邊境當其敗詩云憂心悄悄念國之為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

城大圍匈奴單(音蟬)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音氈)裘之長(音掌)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古本作昆)耶(古本作邪)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菑(音菑)於是下詔令減(音檢)戍(音絮)漕寬繇(音遥)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

匈奴傳曰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畧吏民甚衆元狩二年春漢使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

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夏驃騎將軍霍去病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衛青傳曰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昆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麾侯鷹庇為輝渠侯禽棃為河綦侯大當戶銅離為常樂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昆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為君故不勞而王去聲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蕭綺曰武王資聖智而剋伐觀天命以行誅不驅熊羆之師不勞三戰之旅一戎衣而定王業憑神力而協符瑞至于成王制禮崇樂姬德方盛營洛邑而居九鼎寢刑廟堂為國來賓雖大禹之隆夏績帝乙之興殷道未足方焉故能繼夏稷之先基紹公劉之聖德文武之跡不墜故大雅稱為令德播聲教於八荒之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綏化遐邇之所來服靡不越岳航海交賁於遠險之路瑰寶殊恠之物充於王庭靈禽異獸之類遊集林藪詭麗殊用之物鷄斵異於人功方冊未之或載篆素或所不紀及乎王人風舉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陲窮昏明之際覘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逝所謂道通幽微德被冥昧者也秦任戰勝以兼天下小海內而貪

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為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王恢曰昔者秦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為秦侵胡以河為境累石為城積木為塞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築為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人間訓曰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音朔起長城之北還音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耶古作昆邪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應劭曰更償也言所得不

足以償其所失也李廣傳曰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祈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絶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音零支古本作離枝令離聲相近也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畧滅林胡樓煩燕

襲音集走東胡辟音闢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齊世家曰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齊語曰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趙世家曰武靈王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

雲中九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畧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蒙公為秦擊走匈奴若鷙音至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慴音疊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慴懼也秦紀曰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築長城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鄣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為邊寇匈奴傳曰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叛秦中國擾亂諸秦所遣戍邊者皆復去於是

匈奴得寛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匈奴最强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夏為敵國

夫音扶以小國燕趙尚猶却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

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銓言訓曰夫為

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强衆之所去雖大必亡民思之者若旱之望雨孫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兵略曰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鞅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國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鬭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兵略曰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

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故至於壞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内之禍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孟子曰君不鄉音向道不由仁義而為之强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律書曰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匈奴傳曰諸戎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燕乃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於是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及李牧為將匈奴不敢近趙邊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為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為先帝畫匈奴之冊通作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道哉王恢曰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必不留行也上以為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音禮不

過以搜粟都尉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音禮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為加俛音免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册通作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為計者固若此乎蔡邕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也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為寇則句注之内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出乃請

屯京師以備胡匈奴傳曰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産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羣羌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絶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曳音異劒而走故募音慕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音賽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匈奴傳曰元鼎三年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絶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

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　夫音扶

以弱越而遂意彊吴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恩臣謀其往必矣　韓非子曰越王入宦於吴而勸之伐齊以弊吴吴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彊之於黄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兵略曰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鬬虚則走盛則强衰則北吴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黄池北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悍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隧因制其虚也夫氣之有虚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虚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虚也不能者虚其民氣以待

（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

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相禽（通作擒）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音杭）陳（音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音之）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所謂食於廚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伍子胥曰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吾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

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況負重羸音縲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臯未知所止皓皓古本浩浩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軍罷音疲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為役不可數音朔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興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本議不順上意未為盡於忠也

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益强先帝絶奇聽行武威還襲（音集）宛宛舉國以降効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墝（音敲）埆（音殼）之地壯者死於祁（巨虔反）連天山其孤未復（漢武帝紀曰太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四年春貳師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匈奴傳曰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極悖逆昔齊襄公復九

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顏師古曰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今鮮卑語尚然也故羣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度音鐸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沮成為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

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鳥縣官既

聞如甘水馬張騫傳曰張騫言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强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信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發使四出皆各行三千里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山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音扶萬里而攻人之國兵不戰而物故過半顏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或曰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劉向曰貳師將軍李

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其費也

當此之時將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偽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

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泰山琅邪羣盜徐敎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酷吏傳曰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以興擊斬首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十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士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音機也為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聲可詳用無徒守椎音槌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崔浩曰滑稽酒器也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

滑稽之吐酒也姚察曰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諸語滑利其智計疾出故云滑稽也司馬貞曰滑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夫音扶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音妬如人有疾不治則寖音浸以深故謀臣以為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平聲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

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去聲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

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春秋曰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曰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故任德則强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音墇塞音賽

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

說山訓曰國有賢君折衝萬里

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

叢談曰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

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

國語曰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不昭君道篇曰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名而告之曰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指武篇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

不可廢廢則名冠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宋世家曰襄公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中國為禮為去聲其無信也匈奴貪狠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飈音標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

音賫蹻音脚而扶猛虎也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音亦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内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𢿱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用其角螫音式蟲無所輸其毒覽冥訓曰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强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

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皂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又曰女媧之時卧倨倨興眄眄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蹎蹎其視瞋瞋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詮言曰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已者未有使人無力者也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已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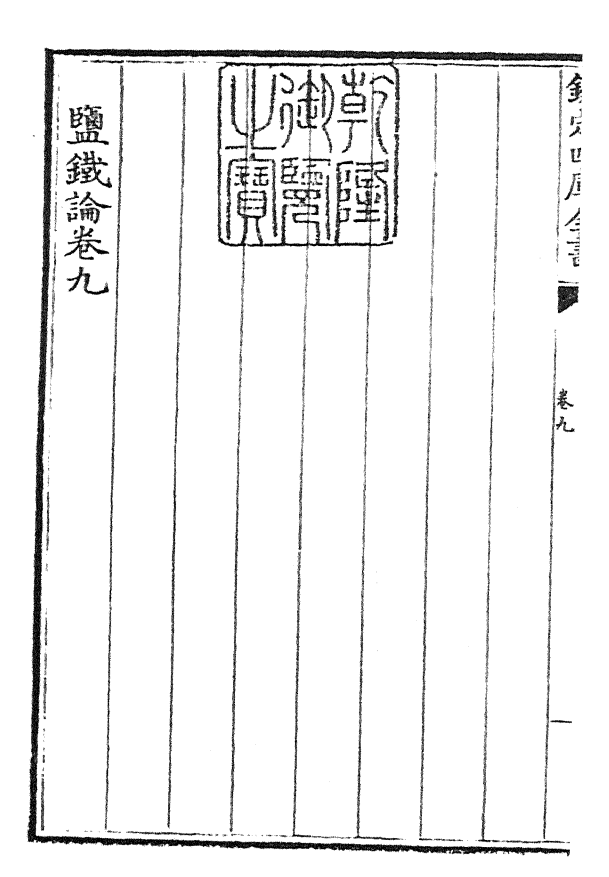
衆同也攻所與時成也聖人無馬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跖音質蹻音脚而親之乎

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内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内合誠有以相信也詩傳曰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抹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

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以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如一作而古而字通作如字樂府丈而張亦作丈如張也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

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泰族訓曰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道應訓曰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辟佚音逸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

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實之守也



鹽鐵論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鹽鐵論卷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録監生臣李逢堯

鹽鐵論卷十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

汜論曰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指武篇曰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

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入閒訓曰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强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聞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為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者蒐音搜獮音癬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

音逖而亡戒難去聲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主父偃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音磊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音集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

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音蟬于以下皆親漢內

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絶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奴加切）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胄而耕耘鉏（音鋤）耰而候望燧（音遂）燔（音煩）烽（音峯）舉丁壯弧（音胡）弦而出鬬老者超越而入葆（音保）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匈奴傳曰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廼以十萬騎入武州塞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單于得

欲刺之尉史知漢謀廼下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

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

繆稱訓曰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復恩篇曰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

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音扶何憂何懼

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

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况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詰一作皐䶕音宥之會書公紿音怠夷狄也春秋曰春王正月公在楚公羊傳曰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春秋曰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䶕匈奴數音朔和親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覆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修務訓曰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惆悵而為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絶國殊俗臻於闕庭鳳凰在列樹麒麟在郊藪(音叟)羣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人辯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泰族訓曰聖人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内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户辯而家説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内順而外寧矣傳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及四海)范蠡(音禮)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為伯(音霸)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傳曰蠶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

積日累久則不成為雖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携內之以道則不成為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周紀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財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道應篇曰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辨物篇曰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得

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去聲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音斤鑿骨非行斤斧不能決賈誼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

所排擊剥割皆衆理解也至於寬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

用兵紀曰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家無怒笞則竪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誤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

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匈奴傳曰周西伯昌伐畎夷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兊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顔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慎曰赤狄本犬種故字從犬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古本作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匈奴傳曰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戒獫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自古明王不能

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音磊而禦强暴也

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大禹謨曰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道應篇曰文王砥德修政二年而天下二垂歸之人閒訓曰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

詩云鎬京辟音璧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修文篇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廱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普天之下惟人

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兵略訓曰善守者無與御善戰者無與鬬泰族訓曰守不待渠塹而固攻不待衝隆而拔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帝王世紀曰武王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圖書而歸周王以告于諸侯四年起師而東至商郊牧野乃作木櫓王韈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為王係韈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為係韈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績禽費仲惡來紂走于京自燔于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乃以大白髦麾諸侯入

殷商都百姓咸待于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劍擊之周公爲司徒使以黄鉞斬紂頭懸于大白之旗召公爲司空又使以玄鉞斬妲己頭懸之小白旗買旌於商容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璇臺之珠玉命南宫括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宫伯達史逸遷九鼎于洛邑命閎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祀于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爲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復徵之乎貴德篇曰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

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於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道應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鬬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兊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敎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督而載之木解其劒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音扶文猶可長用

而武難久行也賈誼曰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又曰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予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班固曰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

末行之有逆順者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于刑措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氾論曰夫神農伏犧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強暴春秋譏戎驪未至預禦之春秋曰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言其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故四

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音絮漕所以審勞佚音逸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澹古贍字出禁錢解乘輿驂貶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食貨志曰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

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陳古陣字役於兵革故君勞而

民困苦也覽冥訓曰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横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聲苟盛也是故壯質輕足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圉軵車奉饟道馬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飤人血甘之緆蔘故自三代以後者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今中國為一統而方內不安繇音遥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音遥無踰時之役詩傳曰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

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音悶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為作也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音腳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

勢居然也故龜蜂有介狐貉不能禽通作擒蝮虵有螫音式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韓非子曰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故仲山甫補衮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冦難去聲而折衝萬里之外也詩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匈奴傳曰秦滅六國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今不固其外

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墻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韓非子曰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

文學曰秦地左肴音殽函音咸右隴阺音低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良將去聲勇士設利器而守陘音形隧音遂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修務訓曰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

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

以為雖湯武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音絮卒陳勝無將去聲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墻籬之難賈誼曰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粤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粤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没
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
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非有仲弓墨翟之賢陶朱猗頓
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卒疲散之卒轉而
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而響應
裹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故在德不
在固誠以行去聲義為阻道德為塞賢人為兵聖人為守
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
顧之憂矣夫音扶何妄行之有乎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
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
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實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
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舜滅之夏桀之居
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
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

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左思曰劒閣雖嶚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蔕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憂人治國也詩傳曰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彊用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莊辛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

大夫曰古者為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伯（音霸）故制地城郭飭溝壘（音磊）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音朱）修地利也（春秋曰冬浚洙公羊傳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

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曷為畏齊辭殺子糾也穀梁傳曰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崤音爻嶔音欽巖是也宋世家曰文公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骸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七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公羊傳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

師馬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也故曰天時地利羌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為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顓臾有勾踐之變而為强吳之所悔也

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鬬廉謂莫敖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孫卿曰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兵略曰馳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周之致遠不以

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婁敬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氾論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許慎曰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我無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阺音低崤音肴塞而亡於諸侯晉有

河華(去聲)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有濟亳(音薄)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内定其國而西絶淮山與齊晉爭强也越因其罷(音疲)擊其虚(蔡澤曰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猛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使吳王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為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吳語)

(解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奢誅於楚員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音鈐)中設扞關以距

秦奏包商洛崤音爻函音咸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皋太行音杭以安周鄭魏濵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絶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闗榮歷倚太山負海河闗梁若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寳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音汙其無備得物之易音異也春秋曰徐人取舒公羊傳曰其言取之何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為國必有不可犯之難去聲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

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音汙也春秋訓曰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殺之行無益於恃天下矣汜論曰堯無百戸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

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衡隆不足為强髙城不足為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詩傳曰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髙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昔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蛇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蹻走楚分為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于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羣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

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

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柝而待傳(去聲)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音比)首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賁育介七尺之利也

燕丹子曰荆軻刺秦王右手執匕首左手把其袖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奏曲云羅縠單衣可掣而

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王從其計輌不解琴故及於難

使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左傳作鱄設諸禽通作擒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刺客

傳曰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内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盖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盖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㣊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内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

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吳越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劒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劒以刺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

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富貴而忘其辱

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鋌音挺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劒蹶音決

强弩以與貉虜騁音逞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音扶如此則胡無守谷谿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衛鞅傳曰孝公二十二年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西河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孫臏傳曰宣王二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

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三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龎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龎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龎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蘇秦曰棠谿墨陽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者也許慎曰二者皆利劍名或曰皆地名出美劍者也犀軸音逐兕甲非不堅也

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崤音肴函音咸而御宇内金石之固莫耶古本作邪之利也莫邪吳王劒名干將妻之所造也干將妻曰莫邪故名其劒曰莫邪然陳勝無士民之資兵甲之用鉏音鋤櫌棘橿音姜以破衝隆武昭音韶不擊烏號不發許慎曰衝臨衝也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者也隆高也劉熙曰隆隆強也言體隆而强也樂書曰韶簫韶也舜之樂也武大武也武王之樂也應劭曰烏號弓也楚有柘桑其材堅勁烏峙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撓下勁能復起巢烏隨之烏不得飛欲墮而號代其枝以為弓因曰烏號之弓也張揖曰黄帝鑄鼎於荆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悉持龍髯拔墮黄帝之弓百姓仰望抱弓而號故後世名其弓曰烏號也兵略曰二世皇帝勢為天

子當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檝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若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憀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剡摲筡奋儋鑁以當修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麋沸螘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鋌音挺干將之劒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劒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流

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爐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劒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言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為軸音逐以仁義為劒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

道應篇曰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

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揚雄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大夫曰荊軻提匕音比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

守衛者皆懼刺客傳曰燕太子質于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丹忠之因田光以交荆軻於是尊荆軻為上卿令秦武陽為副俱入秦刺秦王臨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慨慷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卿進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軻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環柱而走羣臣驚愕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

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刼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專諸手劒歷萬乘去聲刺吳王尸孼立正鍋冠千里

吳世家曰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

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

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音潮暴尸於市韓策曰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

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大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讙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已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

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劒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就列侯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面皮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殁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

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唐雎曰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懐怒未發休祲降於天呂氏春秋曰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王而周人皆畏

今誠得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劌音貴之負齊桓公遂其求

雜事篇曰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援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

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摽劒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讐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讐而君不讐著君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鄄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强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絶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推鋒拊音府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

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音薄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酆鄗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甯戚以伯音霸諸侯

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八國服

姚賈說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售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孔子曰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羊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冉有曰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見秦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

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三公天下之治太平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李康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秦紀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尊賢篇曰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語曰得十良馬不若

得一伯樂得十良駒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周書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名遠疾於馳傳去聲重驛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鹽鐵論卷十